

風が強く吹いている

强风
吹拂

「目」三浦紫苑——著
三浦しをん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林佩瑾
李建铨
杨正敏
——译

〔日〕三浦紫苑
三浦しをん
——著

吹强 拂风

林佩瑾
李建銓
杨正敏
——译

KAZE GA TSUYOKU FUITEIRU by SHION MIURA

Copyright © 2006 SHION MIUR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6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Through Future View Technology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译文由漫游者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强风吹拂 / (日) 三浦紫苑著; 林佩瑾, 李建钊, 杨正敏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495-5967-1

I. ①强… II. ①三… ②林… ③李… ④杨…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1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8139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北京分厂

开本: 1230mm×880mm 1/32

印张: 13.75 字数: 360千字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序 章.....	001
第一章 竹青庄的房客.....	005
第二章 天下第一险峰——箱根山.....	033
第三章 开始练习吧!	063
第四章 纪录赛登场.....	097
第五章 夏之云	129
第六章 灵魂的呼喊.....	159
第七章 预赛, 开跑!	183
第八章 冬天又来了.....	213
第九章 奔向彼方.....	259
第十章 流星	327
尾 声.....	427
致 谢.....	433
主要参考文献	434

序 章

尽管这块土地距离环状八号线¹的外侧仅二十分钟路程，入夜后空气却相当清静；很难想象在晴朗的白天，这里经常会广播提醒民众小心光化学烟雾的危害。小小的独栋住宅鳞次栉比，住宅区中灯火阑珊，万籁俱寂。

清濂灰二走在蜿蜒的狭窄单行道上，抬头望向天空。虽然这儿的星空远远比不上他的故乡岛根，但夜空确实悬着细微的光点。

要是能看见流星该有多好，清濂心想，但天空依然静谧。

夜风刮过他的脖子。都已经快4月了，夜晚还是那么冷。他常去的澡堂“鹤汤”，烟囱居高临下俯视家家户户的低矮屋顶。

清濂不再眺望天空，把下巴埋进披在身上的棉袄衣襟里，加快脚步。

东京的澡堂不论哪一家，水温都非常烫。今天清濂洗完身体后，一泡进浴池又忍不住马上站起来。“鹤汤”常客泥水匠老爹，在淋浴区看到清濂的窘状，不禁笑道：“灰二啊，你的‘一秒泡澡’功力还是一样强啊。”

反正钱都付了，不多待一下很吃亏，于是清濂再度坐到淋浴区的塑料椅上，对着镜子用自己带来的刮胡刀修起胡子。泥水匠悠哉走过清濂后方，哼呀哼地泡到浴缸里。

“老东京人有一句话说，‘泡澡的水温要烫到咬屁股，才算刚刚

1 由东京都大田区羽田机场经世田谷区、杉并区、练马区、板桥区，连接至东京都北区赤羽的环状主要道路。上空有许多汽车废气形成的污染物质，会在天气晴朗时与空气中的水蒸气结合成为带状云，人称“环八云”。

好’。”

泥水匠的声音回荡在贴满瓷砖的挑高浴室里。女浴室毫无声息，而柜台的澡堂老板，从刚才起就无聊地拔着鼻毛。看来，这儿的客人只有清濂和泥水匠两人。

“我一直觉得老爹这句话说得很好，只是有一个问题。”

“啥问题？”

“这里又不是下町，而是山手¹。”

清濂刮完胡子，再次走近浴槽。他一边紧盯着泥水匠，一边扭开水龙头，将冷水注入热水中。两种不同温度的液体荡漾、融合在一起。试过水温后，清濂将身子泡进浴槽、固守在水龙头旁，在水温适中的池水中伸长双脚。

“既然你已经能区分下町跟山手的差别，看样子你也习惯这边的生活了。”

泥水匠似乎无意夺回水龙头，只见他避开逐渐变温的池水，移到清濂的对角线位置。

“毕竟也来这里四年了。”

“竹青庄最近怎么样？今年有可能住满吗？”

“还剩下一间房，我也不知道租不租得出去。”

“要是能租出去就好了。”

“是啊。”

清濂打从心底这么想。今年是最后一年，最大的机会即将来临。只差一个人。他捧起热水，用双手搓揉两颊。这个人非找到不可！

热水弄得他的脸隐隐刺痛，八成是刮胡子时把脸刮伤了。

1 山手是江户时代的东京中产阶级以上人士居住区，下町则是同时代的平民区，多为工商地带。老东京人指的是下町人。

清濂和泥水匠一起走出澡堂，然后跟牵着脚踏车的泥水匠悠闲地走在夜路上。拜热水澡之赐，他一点也不觉得寒冷。正当清濂思索是否该脱掉棉袄时，背后远远传来一阵慌乱的脚步声与怒吼声。

回头一看，小路的另一头出现两名男子的身影。

其中一名男子在大声叫嚷着什么，另一名男子则踩着稳健的步伐朝他们这里跑来，而且转眼间便逼近清濂和泥水匠。等清濂看清楚这是个年轻人时，他已经从清濂身旁呼啸而去。过了好一会儿，身上围着便利店围裙的男子才追了上来。

那名年轻男子跟清濂擦身而过时，呼吸平稳顺畅、丝毫不乱。清濂差点想也不想就跟着跑过去，却被泥水匠的评论一棒打醒。

“偷东西啊，真是世风日下。”

经他一说，清濂才注意到方才从后头追来的男店员似乎大喊着“帮我抓住他！”只是当时的清濂没意识到那句话的涵义。

因为他的心神早已被那个年轻男子矫健如飞、如机械般反复运转的双腿夺去。

清濂从泥水匠手中抢过脚踏车把手、据为己有。

“借我一下！”

他抛下目瞪口呆的泥水匠，奋力踩动踏板，追向那名消失在黑暗中的年轻男子。

是他！我一直在寻找的人，就是那小子！

清濂心中燃起信念的火苗，宛如在阴暗火山口蠢蠢欲动的岩浆。他不可能跟丢。在那条狭窄的小路上，只有这个人跑过的轨迹熠熠发亮。它仿佛横亘夜空的银河，又像引诱虫儿的清甜花香，绵延不绝地为清濂指引一条明路。

迎面而来的风吹得清濂的棉袄鼓起、翻飞，脚踏车灯总算逮住男子的身影。清濂每踩一下踏板，白色光圈便在男子背部左右摇曳。

协调性很好——清澜拼命压抑着心头的悸动，一边观察男子的跑姿。他的背脊挺得笔直，步伐又大又稳，肩膀不紧绷，脚踝柔软得足以承受着地的冲击。他跑得轻盈优雅，却又强而有力。

男子似乎察觉到清澜的气息，在路灯下微微回头。清澜看到那张浮现在夜色中的侧脸，不禁轻叹一声。

原来就是你啊。

一种不知是欣喜抑或恐惧的情感在他的心头纠结、翻搅。清澜唯一能肯定的是：他的世界即将有所改变。

清澜加快踩踏的速度，与男子并肩而驰。仿佛有一种无以名状的东西在操控着他，一阵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喊驱动着他。蓦然间，一句话从清澜嘴里进出，而他根本身不由己。

“你喜欢跑步？”

男子骤然止步不动，冲着清澜摆出一种既困惑又愤怒的表情。那双蕴含着激昂热情的乌黑眼眸，闪着纯净的光芒反问清澜。

——你自己呢？你有办法回答这种问题吗？

那一瞬间，清澜顿然了悟。假如这世上有所谓的幸福或至善至美，那么，这个男人，就是我心中的真善美。

震撼清澜的那道信念之光，此后仍将永不止息地照亮他的心坎，恰似灯塔照射在漆黑的暴风雨海面上。那束光芒，将永远引领清澜向前迈步。

朝朝暮暮，直到永远。

第一章 竹青庄的房客

阿走从来没想过，跑步能在这种时候派上用场。

橡胶鞋底踩踏在坚硬的柏油路上。藏原走品尝着这个滋味，扬起嘴角。

全身肌肉轻柔地化解脚尖传来的冲击，耳畔响起风的呼啸，皮肤底下一阵沸热。阿走什么都不必想，心脏就能让血液循环至全身，肺部就能从容地摄入氧气，身体也变得越来越轻盈，能带他前往任何地方。

只是，究竟要去什么地方？又为了什么而跑？

阿走这时才想起自己奔跑的原因，稍微放慢速度。他竖起耳朵，试探性地聆听身后的动静。怒吼声与脚步声已不再响起，只有抓在右手里的面包袋沙沙作响。为了湮灭证据，阿走打开袋口，边跑边大口吞下面包，吃完后一时不知该如何处置袋子，索性直接塞进身上那件连帽外套的口袋中。

留着空袋子，肯定成为自己偷东西的铁证，但他就是没办法随地乱丢垃圾。说来还真可笑，阿走心想。

直到今天，阿走依然自动自发地练跑，一日都不曾停歇，因为已经跑习惯了。同样的道理，他也没办法随手乱丢垃圾，因为从小就有人告诫他不准这么做。

只要是在自己能够接受的范围内，阿走总会遵守别人的要求。如果是他自己决定的事，他更是会比任何人都还严格约束自己。

或许是吃了甜面包、血糖上升的缘故？阿走的双脚又开始规律地踩踏地面。他感受着心脏的跳动，一边调整呼吸。他半阖着眼，凝视

一步之遥的前方，眼里只有不断踏动的脚尖，以及画在黑色柏油路上的那条白线。

阿走沿着那道细线继续跑。

明明不敢乱丢垃圾，却能脸不红气不喘地偷面包。现在的他，正沉浸在饿得发疼的胃终于得到安抚的满足感中。

简直跟动物没两样，阿走心想。为了跑得又快又远，他每天练跑，练就出正确又强韧的跑姿；为了填饱饥饿难耐的肚子，他到便利商店偷面包——这样跟野兽有什么差别？他就像一头野兽，一头遵循特定路线巡查自己的地盘、在必要时出手夺取猎物的野兽。

阿走的世界既单纯又脆弱：跑步，以及摄取跑步所需的能量。除此之外，就只剩下一股无以名状、浑沌不清的烦闷在心头摆荡。而在那股烦闷中，他有时还会听到不明所以的嘶吼声。

阿走畅快地在夜路上奔驰，双眼前再次上演这一年来反复在他脑海里浮现的影像；狠狠挥出、一击又一击的拳头，在他眼前渲染为一片赤红的激情。

阿走心想，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后悔。而那些发自体内的呐喊，是深埋在他心底的自责声浪。

阿走再也受不了这份煎熬，只能转开视线、环顾四周。茂密得几欲覆盖道路的群木，朝天空伸出细细的枝丫；发芽的季节即将到来，柔嫩的新绿却尚不见踪影。树梢上高挂着一颗闪烁的星星，空面包袋在他口袋里发出有如踩过枯叶时的声响。

阿走蓦然察觉到除了自己以外的其他动静，倏地绷起背脊以对。

有人追过来了。真的有人在逐渐逼近中。生锈金属发出的嘎吱声从他背后紧追而来。即使塞住耳朵，这种感觉恐怕还是会透过皮肤传遍全身。在大地上奔跑时，他感觉得到其他生物的律动、呼吸声，以及风的味道有所变化的瞬间——这一切，他早在比赛时体验过无数次。

一股久违的激昂之情，令阿走的身心为之震颤。

但这里不是要人绕圈转个不停的田径跑道。阿走猛地转身、拐进小学旁的路口，开始抄小路全速冲刺。想抓我？想都别想！

这一带的道路错综复杂，每条路都非常狭窄，窄到令人分不清是私家巷弄还是公有道路，也因此到处都有死巷。阿走慎选每一条路径，只怕走错一条路，就会被逼得无路可退。他跑过蒙上夜色的小学窗台下，一边全力向前飞奔，一边斜睨今年春天即将就读的私立大学校园。

阿走来到一条稍宽的马路上，一时间犹豫着是否该右转跑向环状八号线，最后还是决定往前直奔住宅区。

交通信号灯没能阻止阿走穿越马路，宁静的住宅区回荡着他的脚步声。但是，追捕他的人似乎对这一带也相当熟悉。对方的气息越来越接近了。

阿走这才意识到自己不是在“奔跑”，而是在“逃跑”。悔恨之情顿时涌上喉头。我一直都在逃！这下子，他更不能停下脚步了，否则岂不等于承认自己是在逃跑？

一道微弱的白色光束投射到阿走的脚上。那左右微幅摆动的光源，现在已紧贴在他的背后。

原来他是骑脚踏车！阿走不禁错愕。怎么现在才发现这一点？他明明听到了金属的嘎吱声，却完全没想到来人是骑脚踏车的可能性。其实他早该知道的，因为很少人能跑这么长一段距离，而且还跟得上他的速度。

这是因为阿走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个追捕者当成自己心中那团既模糊又可怕的东西，才会这样拔腿狂奔。

他突然觉得自己好蠢，微微转头往后一瞧。

一名年轻男子正骑着带篮子的女式脚踏车，直直朝他而来。由于夜色太暗，阿走看不清他的表情，但他似乎不是那家便利商店的店员。

他不只没围着围裙，还穿着一件类似棉袄的外套，踩着踏板的那双脚上则只套着保健拖鞋。

搞什么鬼？

阿走放慢速度，以便观察那名男子。那辆脚踏车发出类似古老水车的声响，极其自然地跟阿走并肩前行。

阿走偷瞥男子一眼，只见他相貌清秀、顶着一头湿发，看起来像刚洗完澡似的。不知为何，脚踏车的前置篮里装着两个脸盆。男子也不时打量阿走，一双眼睛老盯着他跑动的双脚。该不会是什么变态狂吧？阿走觉得越来越诡异了。

这个骑脚踏车的男子跟阿走保持着些许距离，默默跟在阿走身边。阿走则一边揣测对方的企图，一边维持节奏继续往前跑。是店员拜托他来抓自己的吗？或者只是某个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路人？正当阿走心里的忐忑、紧张和焦虑即将达到顶点时，一个沉稳的嗓音有如远方的潮浪般传进他耳里。

“你喜欢跑步吗？”

阿走吓得停下脚，样子宛如一个道路在眼前骤然消失、惊慌失措发现自己伫立在断崖边缘的人。

阿走呆立在夜晚的住宅区街道中央，心跳声回荡在耳底。本来在他身旁飞驰的脚踏车发出尖锐的刹车声，阿走缓缓转过头去。跨在脚踏车上的男子直直凝视着阿走，他这才发现，刚才发问的人正是这名年轻男子。

“不要突然停下来，再慢慢跑一会儿吧。”

语毕，男子再度徐徐踩动脚踏车。凭什么要我跟你走？你谁啊？——尽管阿走如此暗忖，却依然有如被操纵似的迈出步伐，追向男子。

阿走望着身披棉袄的男子背影，心头涌上一股既愤怒又讶异的情

绪。已经好久没有人问他喜不喜欢跑步了。

对这个问题，阿走无法像餐桌上出现喜欢的食物时那样轻松地说出“喜欢”，也无法像将不可燃物丢进资源回收桶时那样淡然地表示“讨厌”；这种问题教人怎么回答？阿走心想。明明没有目的地，却仍日不间断地跑下去——这样的人，能够断言自己究竟是喜欢还是讨厌跑步吗？

对阿走而言，能纯粹地享受跑步的乐趣，只停留在幼时踏着青草跑遍高山原野的时期。之后的跑步生涯，无非是被困在椭圆形跑道上，拼命挣扎并抵抗时间流逝的速度——直到那一天，那股一发不可收拾的冲动粉碎了过去堆砌起来的一切。

脚踏车男逐渐放慢车轮转动的速度，最后在一间已经拉下铁门的小商店前停下来。阿走也停下脚步，如常做起简单的伸展操，放松肌肉。男子在发出单调光线的自动贩卖机买了冰茶，把其中一罐丢给阿走，两人不约而同并肩在店门前蹲下。阿走感觉手里那罐冰冷的饮料似乎将体内的热度一点一滴吸走了。

“你跑得很好。”

一阵沉默后，男子又开口。“不好意思。”

男子慢慢将手伸向阿走包裹在牛仔裤下的小腿。管他是变态还是什么，随便啦，懒得理他了——阿走豁了出去，任凭男子抚摸自己的脚。他实在渴得不得了，把男子买来的茶一饮而尽。

男子的手部动作就像在帮人检查有没有肿瘤的医生，机械性地检查起阿走的腿部肌肉。接着他抬起头，直直盯着阿走。

“为什么要偷东西？”

“……你哪位啊？！”

阿走没好气地反问，将空罐扔进旁边的垃圾桶。

“我是清濂灰二，宽政大学文学院四年级。”

那是阿走即将就读的大学，于是他马上半出于下意识地老实回答：“我是……藏原走。”

从中学开始，阿走就待在那种跟军营一样注重阶级观念的社团，因此对“学长”这种身份的人完全没辙。

“‘走’¹啊，真是个好名字。”

这个自称清濂灰二的男子，突然亲昵地叫出阿走的名字。“你住在这一带吗？”

“4月起，我也要进宽政大学就读。”

“喔！”

清濂的眼中闪过异样的光芒，阿走见状不由得往后一缩。这男人骑着脚踏车一路追来，还乱摸陌生人的脚，看来果然不是什么正常人。

“那我先走了。谢谢你的茶。”

阿走忙要起身，清濂却不肯放过他，伸手揪住阿走的衬衫下摆，硬是把他拽回自己身边。

“什么学院？”

“……社会学院。”

“为什么要偷东西？”

话题回到原点，阿走就像一个无法逃离地球重力束缚的航天员，蹒跚地再次蹲下。

“说真的，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想威胁我是吗？”

“不是啦，只是觉得如果你有什么困难，或许我可以帮你。”

阿走的戒心更重了。这人绝对有什么企图，否则不可能这么好心。

“既然知道你是学弟，总不忍心丢下你不管啊……是缺钱吗？”

“嗯，算是吧。”

1 “走”在日文中为跑步的意思。

阿走本来还期待他这么问是想借钱给自己的意思，但清濑看上去，现在身上似乎只带着两个脸盆和口袋里一些零钱而已。

结果清濑果然没要给他钱，而是继续提出问题。“父母给你的生活费呢？”

“本来要用来付房租的契约金，全被我拿去打麻将了。在下个月的生活费汇进来前，我只能在大学里打地铺。”

“打地铺。”

清濑向前倾身，两眼直盯着阿走双脚，陷入沉思。阿走觉得不自在，扭了扭运动鞋里的脚趾头。

“这样很辛苦吧？”

半晌后，清濑语气诚恳地又说：“不嫌弃的话，我可以介绍你来我住的公寓，现在刚好有一间空房。那里叫做竹青庄，就在这附近，走路到学校只要五分钟，房租三万日元¹。”

“三万日元？”

阿走不禁大喊出声。这远低于行情的超低价，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阿走想象着夜夜渗血的衣橱、徘徊在公寓阴暗走廊的白影，不禁打个哆嗦。他一直活在用马表将速度化为数值的世界里，一心一意为跑步锻炼体魄，而且乐在其中，实在不知道怎么应付幽灵或灵异现象这些超自然的东西。

但清濑似乎将阿走的哀号误认为叹息，一个赌麻将赌到荷包空空的人发出的悲叹。

“放心吧，只要跟房东拜托一下，房租可以晚点交。而且住竹青庄不需要押金，也不需要给礼金。”

没等阿走回答，清濑便丢掉空罐站起身，踢起脚踏车的侧脚架。

1 合人民币不到两千元。

阿走对这个来路不明男子居住的竹青庄，只觉得越来越可疑。

“好，走吧！我带你去，”清濂催促阿走动身，“但是去竹青庄前，我们得先去拿你的行李才行。你在学校的哪里打地铺？”

体育馆旁边一座户外的水泥阶梯下。阿走就靠它遮风挡雨。他从老家带来的行李只有一个运动提袋，因为他觉得若还有什么需要，日后再请家人寄来就行了。住处还没有着落，阿走就冲动离家来到东京，而且抵达当晚就在麻将馆把身上的钱输个精光。

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因此觉得恐惧或不安。他对独自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生活不以为苦，反而感觉如获新生。但是他确实想在开学前找好住处，也厌倦了慢跑时顺便去商店偷东西的生活。

清濂看着乖乖起身的阿走，满意地点点头。他没跨上脚踏车，只是牵着吱吱作响、仿佛就要掉链子的车子向前迈步。他身上披着的那件破旧棉袄，在路灯的照射下熠熠生辉。

奇怪的是，清濂明明如此关注阿走的跑姿，却没问他“你待过田径队吗？”也不告诫他“别再偷东西了”。阿走下定决心，唤住走在前头的清濂。

“清濂学长，为什么你要对我这么好？”

清濂回头，宛如一名瞧见青翠的杂草在柏油路裂缝中萌芽的人，悄然笑道：“叫我灰二就好。”

阿走不再追问，与牵着脚踏车的清濂并肩而行。管他是多廉价的公寓，管他里头的房客有多古怪，都比餐风露宿打地铺好多了。

公寓远比阿走想象的还老旧。

“……灰二学长，是这里吗？”

“对，这里就是竹青庄。我们都叫它‘青竹’。”

清濂得意洋洋地抬头望着矗立在两人面前的建筑物，阿走则是看

到呆掉，说不出半句话来。这还是他头一次见识到这么老旧却不是文化遗产的木造建筑。

这栋简陋的木造两层楼房看起来摇摇欲坠，很难想象竟然还有人住在里头。而且，恐怖的是，竟然还有几扇窗户正亮着柔和的灯光。

这栋竹青庄，位于宽政大学与澡堂“鹤屋”的中间地带。两人穿过巷弄后，来到一块新建大楼与陈年田地杂陈的区域，而围着翠绿树篱的竹青庄就建在这里。它没有大门，透过树篱的缺口就能望尽整片房地。

竹青庄宽广的前院铺满碎石子，左手边一直到底，是看似房东自己住的平房；或许是刚换过屋瓦，星光洒落屋顶上，使之微微发亮。而右手边那栋建筑，就是本次的主角：竹青庄。

“这里共有九间房。多亏有你加入，这下子总算住满了。”

清濂踩着碎石子，带着阿走来到竹青庄的前门。这是一扇嵌着薄玻璃的格子拉门，而在布满羽虱的细长灯罩中，室外灯正一明一暗地闪着。阿走就着昏黄的灯光，努力想辨识挂在前门一旁的旧木牌上写了什么。上头那几个苍劲潦草的大字，写的应该就是“竹青庄”。

清濂将脚踏车随手一停，腋下夹着两个交叠的脸盆，两手放到拉门上。

“接下来，我带你去一个个认识这里的房客。大家都是宽政大学的学生。”

开这东西需要一点诀窍——清濂边说边将门往上抬，拉开卡住的拉门。

一踏进屋里，是一片没铺木板的水泥地，旁边摆着一个有数个门盖的鞋柜。这鞋柜似乎兼具信箱功能，只见每个盖子上开了一条长方形投入口，上头还用胶带贴着纸片，并用圆珠笔潦草写着房间号码。这些纸片都已经被晒到泛黄。阿走扫视鞋柜一遍，得知一楼有四间房，